

巡抚贾应元八年大同情

□ 崔莉英



逛过恒山的人肯定会为恒山会仙府附近崖壁上那些笔画如椽、字大过丈的摩崖石刻书法震撼,而且不少还是明代大同府官吏的手笔。在众多的书法作品中,由大同巡抚贾应元于万历十年八月所题写的“天下名山”遒劲挺拔,十分亮眼。都说字如其人,看着那苍劲有力的书法,想来书者也是那种刚毅果敢的文人,可以想象得出书家题写摩崖石刻时的豪情。

都说雁过留痕,人过留名,方不负韶华。虽然《明实录》等史书中关于贾应元的记载并不多,但贾应元在大同不仅留下了碑刻书法、碑记文章和文昌祠的历史建筑,还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贾应元为直隶遵化县人,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最初出任工部营缮司主事。贾应元的墓志铭保存完好,让人们对于贾应元的生平事迹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唐山政协所编的《文史专辑:兵部左侍郎贾应元墓志铭》中所载,贾应元是万历三年升山西按察司副使,备兵阳和。阳和兵备道这是贾应元踏上大同这片土地的第一个职务,主理当地军务,在任上“凡诘戍理饷、开市收贡”,都是亲力亲为。到了万历年间,大同镇的官员与蒙古俺答部已经罢兵言和,边将主要任务是维持好马市、民市的市场秩序,保证双边不起争端。但是多年来明蒙之间打打和和的局面,使得大同边镇的防务并不轻松,依然得加固边墙边堡,并将嘉靖年间土筑的众多边堡包砖加固。万历六年正月,因为大同边工基本宣告完成,贾应元还得到朝廷的赏赐,

并于当年六月被提升为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抚大同,赞理军务。在任上,凡他管理的军饷收支、税贡帐目,他都尽心核实、毫厘不差。贾应元墓志铭中记载,他在大同巡抚任上,曾经上表陈八事:“增修城堡、添设墩台、预备器械、坚包边墙、清丈屯田、蠲免逋赋(免除逃亡人的税赋)、慎选正官、归正士兵。”而他在大同镇的几年中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贾应元属于直臣,巡抚大同的第二年,贾应元便上奏弹劾大同后卫都指挥同知吕凤鸣科敛军钱,并以贪赃枉法论处。贾应元上表的八事中,最难办的便是清丈屯田。清丈屯田是朝廷内阁中以张居正为首的官员推行的丈田均粮行动,丈田目的在于清查隐田,真正做到按亩征税,这等于强迫宗藩权贵暴露自己侵吞的土地。大同的土地清丈又难于全国其他地方,由于大同镇行政系统、军事系统、王府系统互不隶属,关系错综复杂,清丈难度高。大同府并所属州县、山西行都司并所属卫、代王府庄田的清丈,由大同巡抚贾应元主持,大同府外的清丈及山西都司的清丈由山西巡抚辛应乾负责。当时山西范围内这一行动的推行及其困难,有宗藩出城颈插黄旗游行示威的,有任由下属出面阻挠丈量而置若罔闻的,代王府称“宗室置种军民土地,并不仅仅是代府一家。”大同巡抚贾应元目睹宗藩无理取闹行为,愤怒之余深感担忧,便联合巡按茹宗舜以最快速度将宗藩的不法行为上报朝廷并建议依法处置首恶,敲山震虎,之后代王

府宗室子弟所占田畴才开始依法查核。丈量出大同实际的民地后,比此前多征粮三分之一。贾应元还奏议为各州县士兵每人俱免粮五石,他秉公办事、体恤民情之举深得戍边将士的赞许。

《明实录》记载万历十年十一月,贾应元升为兵部左侍郎,但贾应元似乎并没有即刻赴任,他还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在大同新建了文昌祠,并作了《新建文昌祠碑记》。如今碑已不存,这篇碑记收录于清乾隆版《大同府志》中,让人一睹这位进士出身的地方大员的文采。贾应元所建的文昌祠在府学北狮子街,方志专家认为府学北的文昌祠就是府文庙后面的帝君庙,因为帝君庙内供奉着文昌帝君。且如今的帝君庙街西起狮子街口,古代也可能均称狮子街。与府文庙一巷之隔的帝君庙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内有三进院落,前院有重檐歇山顶的帝君殿,内供文昌帝君,该殿为近年重修的。中院为一悬山五脊顶双层木构建筑,为明代遗存,上层为藏经楼,下层为玉皇阁,中院两侧的偏殿,也为明代遗存。后院为道人的斋堂。

文昌祠内供的文昌帝君俗称文曲星,是主管文运功名的神祇,凡谋求功名之人,皆到文昌祠内祈求增慧开智,金榜高中,福荫门庭。贾应元建文昌祠主要是让更多的大同学子能科考顺遂。每年的二月初三和八月初一值文昌帝君圣诞日和修成正果之日,大同城的文人学子们要到帝君庙内吟诗作文,举行文昌盛会,同时也感念贾应元的善举。

悬空,一杯世界

□ 任勇

1500年前
一座姓魏的江山向南飞走了
江山落下的地方
飞回几只白色的大鸟
此时,平城脚下静得出奇
一股热泉突突着
恒山白干在此开始酝酿

有几个道人正在浑河边
大鸟,为他们上演一场天鹅舞
然后落在峭壁之上
煽动着来自洛阳的使命
浑河边再次静下来
忽然,倒骑驴的仙人出现
白色的眉毛也朝那个方向飘动

奇迹出现在几年以后
大鸟栖落过的峭壁,闪耀着金光
有一座寺庙轻飘飘地悬挂着
晨钟暮鼓坠落谷底
再紧贴着峡壁爬上山崖
峡谷醒来了,农家在耕耘
浑河的梦依然打着鼾

老白干陈酿了很久很久
金龙峡开怀畅饮
无奈,翠屏峰千年不醉
无数的迁客骚人来此地寻梦
在梦里,果老戒了酒
他说莫急莫急
总有一杯是为你留下的世界

九九尽,春意归

□ 咎伟



九九尽,是一种积累;春意归,更是一种必然。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慢慢数着,春节就来了;慢慢数着,冬天就走了。九九一过,我们经过了81天的煎熬与期待,寒冷、风雪、冰霜、疫情全都过去了,消失在“东风轻拂软红袖”的轻吟之中,消失在“远天飞雁拂云飞”的鸣叫之中,消失在“小河潺潺东流去”的欢唱之中,消失在“牧童归来横牛背”的欢笑之中。是的,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塞上的春天,是真实的,也是守信的,有时会随着一场场春雪而来,有时会伴着一次次沙尘而至,有时是烂漫春光,有时是呼啸春风。可是你不要埋怨,那一丝丝春意其实是隐忍着的。也许她就藏在杏枝中、柳条上、松软的泥土下,藏在消融的小溪里,藏在六棱山脚下的山乡村落里,藏在云中大地的勃勃生机里。

曾有诗这样描述春天——“阳光咬疼了

我的项脖,我的面颊,可春意弥漫了我的眼眸,依然那么通透”,塞上的春意酝酿着酝酿着,相信终有一日也会弥漫得通透起来。

不过别看塞上的春天姗姗来迟,但当她弥漫开来时,忽然就行色匆匆起来,有时候,我们还来不及领略春意,她已飘然无踪影。也许,在乍暖还寒时,她已经就弥漫开来——

漫步在田野里,脚下的泥土松软了,会留下一串脚印,有的地方湿漉漉的,那是上一场积雪消融后的痕迹。也许马上就会听到田间地头老牛的哞叫声与牛铃的摇曳声交织、看到一幅忙忙碌碌的“春耕”图了。

杏园中,那些枝条柔软了,不再像冬天时僵硬、灰暗,那上面已经有了小小的突起,努努着。俯下身去,一些黄绿色的草芽儿已经露出了头。

桑干河畔,冬日的冰层已尽数消融,潜伏着的水鸟们偶尔按捺不住,跑出来觅食、嬉戏,或长或短的叫声,声声叫着春天。

九九已尽,春意在归。

随手拍大同



御河湾的黄昏

瑤儿 摄